

## 法式「浪漫」

小 雪

女兒像往常一樣抱着我的臉頰，左邊右邊各親了一下，跑向幼稚園的小操場，她一邊跑一邊回頭向我揚起小手，我也揮揮手，看她的身影消失在牆的轉角。

我走出幼稚園，在街口的紅綠燈停下來。這時，一位男人站到我的身邊，他應該也是剛從幼稚園出來，停下來等人行綠燈。我扭過頭，點頭示意算是幼稚園家長間的一個簡單的問候。

迎着陽光，我看不清他的臉，只是他的一頭鬈髮被照得金光閃閃。他點頭的同時，突然有些不好意思的抓了抓腦袋，說：

「請問……您是Charlotte的母親麼？」他有些猶豫的說：「噢，我剛剛看到您送Charlotte去幼稚園。」

我還沒來得及開口，他又趕緊補充道：「我是Samuel的父親，Charlotte和Samuel是同班同學。」

噢，Samuel，我當然知道，那個法國男孩，女兒經常會在家裏提起，那一頭鬈髮，和他父親一模一樣。我說：

「噢當然！您好！經常聽我女兒說起Samuel，他們是好朋友。」人行綠燈亮了，我們走過馬路，走進幼稚園對面的植物園。

「真的麼？」Samuel的父親聽說我也知道他的兒子，一臉驚喜：「我兒子每天回家都要告訴我Charlotte今天是如何的可愛，真的是每天！Charlotte是他最好的朋友！」

Samuel，那個鬈髮的小男孩，我有印象見到過一次。那天放學回家的路上，女兒和幾個小女孩一邊瘋鬧着一邊在植物園裏的一處台階爬上爬下。是的，這幾個瘋狂得像小猴子的，都是小女生，而台階最下面坐着的，反而是幾個安靜的小男生，其中就有Samuel。

## 摯愛妻子的老友

延 靜

看「大公園」這個園地，多次讀到老友徐貽聰的散文。

他熟悉拉美事務，精通西班牙語，曾任中國駐古巴、委內瑞拉大使。他文思敏捷，記得今年初，他去古巴逗留一個多月，寫了十幾篇散文，多見諸大公報副刊。其中一篇《甜美的夢》，是他回憶妻子的，情感細膩，感人肺腑。上個月又讀到他的另一篇散文《我為老伴送西瓜汁》，寫的是他回故鄉為妻子掃墓，身上帶着她生命最後時刻吃過的西瓜汁，獻到妻子墓前。

老友徐貽聰摯愛妻子是出了名的。一天到他家，看到臥室中還放着一把使用多年的輪椅，我馬上猜到這是他妻子曾經坐過的。老友指着輪椅說，「這是最好的紀念，有時我還要對它說幾句話。」他的聲音有些顫抖，我們也很不平靜。看着這把輪椅，幾件事往事頓時湧上我的心頭。

那是二〇一〇年五月，我們一行組團去寶島台灣旅遊，沒想到徐貽聰夫婦與我們同行。

他的妻子徐麗麗長期患糖尿病，飲食受到影響，身體比較虛弱，年長後又不止一次跌跤骨折，平日行動只能坐輪椅。徐貽聰對她的起居、飲食、外出照顧備至，平時同事朋友聚會，常看到他推着妻子參加。儘管如此，我們也沒有想到，他會帶着妻子參加台灣旅遊。那次旅遊，我們圍着寶島轉了一圈，每天換一個住處，參觀中上車下車頻繁，但徐貽聰默默地照顧着妻子，幫她上車下車，推着她參觀遊覽。有時我們想幫他推輪椅，讓他休息一下，他執意謝絕。他私下對我說：「讓她看看寶島，這是難得的機會。」這是他妻子的心願，也是他的心願。那次旅遊全團幾乎是夫婦同

## 紅艷裙褂襯新娘

林 也



香港中西文化交融，生活習慣中西並用。西式婚禮，穿長裙婚紗。中式婚禮穿的是傳統裙褂，所謂裙褂，是裙子配搭一件上身對衿的禮服，圓領寬身，習稱為褂。中式婚服的裙褂，以紅為主色，手工十分講究，用金銀線或膠片繡上龍鳳圖案，莊重華麗。

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，傳統中式婚禮佔主流，卻是中西合璧，新娘穿大紅龍鳳裙褂，新郎西裝筆挺，婚宴到了中段，穿着裙褂的新娘每席逐一向賓客請茶，由大妗姐陪伴，說些吉利的話，每位賓客接過茶，然後給新娘利是一封，大妗姐接過放在金銀禮上。這年代家有喜事的人，都會到九龍上海街、中環閣麟街、灣仔莊士敦道選購裙褂，打工仔收入不多，婚禮從簡，也可租用，有能力的家庭，都會購買。婚禮過後，收藏起來作紀念，寓意百年攜手，白髮齊眉。

本港最古老一家中式婚服店以「冠」字為號，二十年代已在灣仔設店，逾半世紀一些同業先後結束，此老店經營至今，立於翹楚地位，舊式殷實商人，不重宣傳，這家老店年年參加工展會盛事，挑選靠近大門入口位置，標投大攤位，工展年年舉辦「工展小姐」競選活動

，女售貨員經精挑細選，全是靚女，清一色穿起公司的大紅龍鳳裙褂，十分搶眼，不少市民逛工展會，很大興趣看「工展小姐」，特意走到攤位欣賞靚女，評頭品足，看中心儀的一位，投她一票。這商號連續多屆奪「工展小姐」冠軍，打出名堂。

猶記家中長輩結婚，裙褂在上海街買，又在上海街的「金唐酒家」擺酒。當年，出售中式婚禮用品及禮服裙褂的舖號十步一家，成行成市。如今西環海味街，人人皆知辦海味去西環。據老行專馮伯記憶，六、七十年代全盛時，整條街約有裙褂舖三十三間，留下不少趣事怪事：他遇過有客人最後一日男女家突然絕交，臨時退婚，客人到鋪頭退訂；又有人選擇七月十四俗稱「鬼節」的孟蘭節結婚，毫不忌諱；又有新人婚前一日忘記取禮服，當日匆匆來取，人生大事一點兒不着急。跑馬地、又一村高尙人家專程光顧他的老號，馮伯記憶中，一位太太一九五六年結婚買過一套，之後每個兒子結婚都買一套，到孫新抱結婚都來買，這位大家族太太，共買了八套裙褂。大戶之家要求上門度身訂造，送貨上門，也曾經一天送出八套。

上海街一家一九二八年開業老舖，經營八十七年，傳至第三代，年前結業，街坊雖捨不得，東主說世事滄桑，時代變了，西式婚禮成

為主流，潮流興在酒店擺喜酒，新婚穿西式婚紗，行業走向下坡，只容三數家勉強維持，做了幾十年，生意困身，手續繁瑣，要記住客人租衫，幾時還衫，又要修補，一年難得幾日休閒，慨嘆行業今非昔比，決定以三千萬元將店舖賣出，老號走過八十七個寒暑終告結業。

新娘裙褂流行於省港澳，順德人梁儲，有功於皇上，女出嫁，皇上賜以龍鳳裙褂，此後，裙褂在珠三角成為潮流，再在香港流行，出了地域，不一樣了。龍鳳圖案，寓龍鳳呈祥，「呈祥」又取「情長」之意。襟前繡兩條彩帶，則期以帶來百子千孫，裙褂上的刺繡是一門工藝。



▲龍鳳裙褂乃香港新娘出嫁時的傳統服飾

資料圖片

## 敦煌記

姚文冬



我的西北之旅的路線是一個月牙形，從唐山出發，奔石家莊、太原、銀川，抵達嘉峪關，而後回轉，經西寧、蘭州、洛陽，最後，取道北京回家。

腦子裏把這個月牙畫好，起身就上網訂票，說走就走。這個月牙裏沒有敦煌。權衡再三，覺得還是過於偏遠，更主要的是，覺得她過於神秘，這神秘加重了我的惶惑，雖然那是我最喜歡的地方。人總是愛對最喜歡的事物生情，比如小時候吃月餅，最愛吃糖餡，卻遲遲不往中間咬；看報紙，知道最好的文章在頭條，卻總是先看邊邊角角；喜歡一個人，和她周邊的人都熟得如同左手和右手了，還沒有和她說過一句話。

敦煌於我，就是月餅裏的糖餡，報紙的頭條，暗戀的伊人。但當列車即將到達嘉峪關，突然覺得，不去敦煌，此行便是一條沒有點睛的龍。從臥鋪上爬起來，臉都沒洗，就直奔五號車廂去改簽，像一個反悔的人，去追趕剛剛分手哭着離去的戀人。

去敦煌旅行，是我一生中最浪漫的一次。是說走就走中的說走就走。毋須準備什麼，我知道敦煌讓人心跳的地方在莫高窟，醉人之處在鳴沙山、月牙泉，最有煙火味的是沙洲夜市。她能帶你進入仙境，又能將你送回人間。

莫高窟距離敦煌站不遠。這個遠離市區的火車站好像是專門為莫高窟修建的。熱心的哥帶着我去買票，告訴我遊覽的步驟：先看一場電影，再乘大巴去莫高窟。付錢時，他支支吾吾說出一個數字，我毫不猶豫地給了他（那是事前講好的拉我到市區的價錢）。

莫高窟是無價的，引導我來到莫高窟的一切都是無價的，包括我決然的心，包括這位我認識的第一位敦煌人。

觀看關於敦煌的電影，是遊覽莫高窟的熟身，敦煌人很會掌控遊客的心理，先用激情替換你旅途的疲憊。碩大的蒼穹般的熒幕上，沙漠荒原、金戈鐵馬、繁華的古城、神秘的佛洞次第入目，猶如身臨其境。看電影時，我悄悄打開旅行包，把剩下的一個麵包和半瓶水消化掉了。

莫高窟又稱千佛洞，在三危山對面，夏日的大漠，稀疏的樹木無精打采，葉子被曬翻了，河流是乾涸的，滿目皆是沙黃。所有

的建築物都呈淺黃的沙色，與莫高窟渾然一體。千佛洞在眼前浮現，剎那間感覺不是驚艷，更像是見到歷盡滄桑的久別的親人。從西元三六六年，樂樽和尚在這裏第一個築窟造像，之後千年，無論王公貴族，還是平民百姓，都紛紛來此開鑿石窟，歷經北涼、北魏、西魏、北周、隋唐、五代、宋、夏、元，一代又一代的藝術家，爲了一個信仰，將佛教故事、繪畫藝術、歷史承載，盛置放在一個又一個洞窟裏。一千年的累聚，鑄就了今天的人間奇跡。洞窟裏的壁畫歷經數個朝代，一層蓋着一層，一個朝代覆蓋着另一個朝代。難怪余秋雨教授說：「看莫高窟，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標本，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。」

出於文物保護的考慮，洞窟是半開放半封閉的，走進一個洞窟之前，工作人員先要打開鐵鎖，短短幾分鐘的講解後，把遊客請出去，又把門鎖好。再去另一個洞窟。此外，不許拍照。我到底是個不能脫俗的人，最能證明我到此一遊的拍照被禁止了，我心裏沒底了，總想偷偷尋找機會，終是沒有得逞。所以，我必須專注觀摩，認真聽講解，腦子稍微開小差，就滿盤皆輸。其實，每一個洞窟裏的內容，我都從書本上閱覽過，但是，如不親身站到這裏，感覺就像是對一道垂涎已久的菜，無論怎樣研究過烹飪技法、配料和火候，無論看到過多少影像，或聽人說起，那也只是眼睛、耳朵的盛宴。必須得親口嘗一嘗，哪怕只一口。我參觀莫高窟，就是要實打實地吃下了這道菜，而不是拍下照片來回去欣賞。感受莫高窟的魅力，必須要用心去體會，實地看上一眼，賽過拿着照片看一年。整頓好內心，我心無旁騖，即溫又暖。

本來以為的三至四個小時的遊覽，一個多小時就結束了，洞窟雖多，畢竟開放的少，而且由於壁畫怕受外界諸多因素影響造成腐蝕，停駐的時間也短。據一位來過多次的遊客說，爲了保護這些壁畫，將來很有可能會關閉莫高窟。大多遊客尚不盡興，在場院裏拍攝外景留念，我卻坐在一棵樹下貪婪地回味，萬千感慨化作一句話：千百年，一代代，我們的國家，我們的民族，曾經有過一場怎樣盛大的信仰！

在我的印象裏，莫高窟與鳴沙山、月牙泉，是割離的，之於敦煌，它們之間似乎沒有必然的聯繫，一個是人文，一個是自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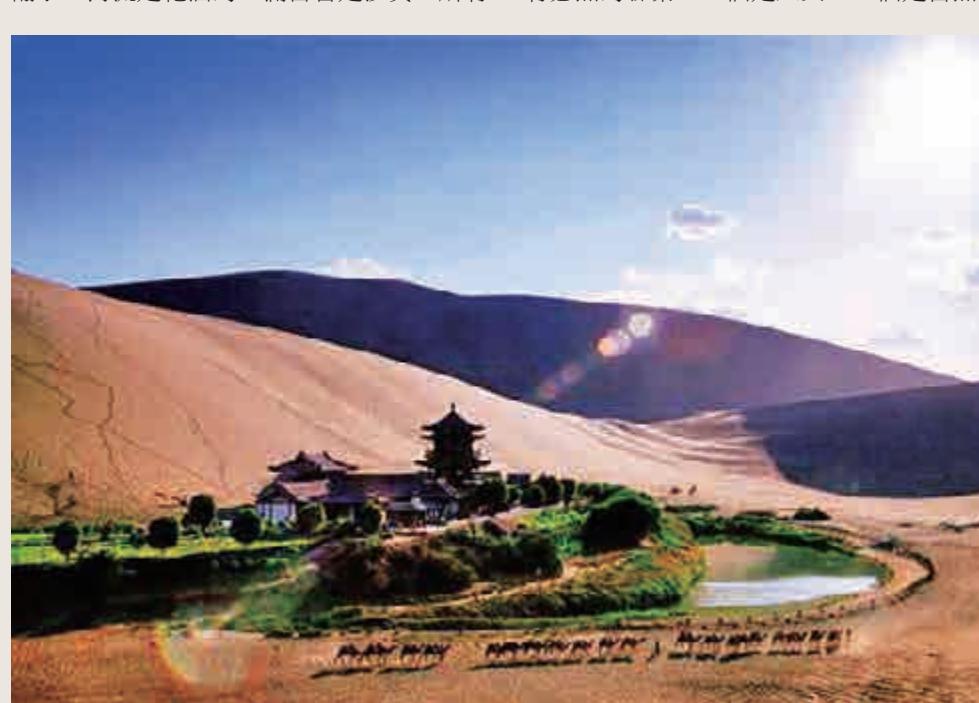
我知道鳴沙山是大漠的驕子，月牙泉是大漠的女兒，彷彿他們在兇險的荒原中，去那裏，等於是去探險。所以，我做好了探險的準備。從莫高窟到達敦煌市區，找好一處家庭旅館，想歇息一下，明日養足精神爬山遊泉。但女主人告訴我，你應該現在就去，正是好時候。可是，已經是下午四點多了啊？我猶疑着，去往鳴沙山。

哪裏是什麼探險，鳴沙山好像是被馴服的沙漠，美麗而溫柔。她是我見過的最美的沙漠。那被風吹出的山脊，居然是一條筆直的直線。我加入了一支駝隊，真巧，整個駝隊都是女士，只有我一個男人，並且殿後，這峰駝駝也可能是整個隊伍中最不安分的駝駝，偏偏被安排在最後。我喜歡它的這股野性，出於無奈，被人類馴服，但仍然心不甘。所有的遊客都享受着騎駝駝的新奇，我想到，千百年前，那些絲綢之路上的駝隊，可曾有過這樣的輕鬆？駝隊解散後，步行去月牙泉。月牙泉簡直就是上天遺落在沙漠裏的一滴淚，袖珍、神奇、執拗，一意孤行地清澈着。鳴沙山的懷抱裏，何以會有這彈丸之地的綠洲，綠洲之中，怎就容得下這一泓清泉？這真是自然的奇跡。莫非，月牙泉下的真有神靈？那些早已作古的絲路客商，是否都飲過源泉之水？

十分盡興後，夕陽依然遲遲不落。一看時間，已經是晚上九點多了。敦煌的落日，有着對人間的十分不捨。敦煌小城最受旅遊之益，家庭旅館也給人回家的溫馨。好好休息了一夜，第二天，當然要去敦煌古城看一看。於是租了一輛車前往，一路上，和公路一起逶迤並行的，還是綿延的沙漠，爲這沙漠做影壁的，是祁連山，爲祁連山做影壁的，是遙遠的雪山。三山並行，三個層次，三種顏色，令人嘆爲觀止。我還以爲，鳴沙山就是一座孤立的沙漠，忘了敦煌是被沙漠環繞的。這些沙漠大同小異，爲何鳴沙山就那麼有名呢？於是問的姐：那是沙漠嗎？是。和鳴沙山一樣嗎？一樣。那爲什麼鳴沙山會出名，有那麼多遊人？因爲有月牙泉。是啊，因爲山脚下有一彎小得不能再小的清澈的泉水，使得鳴沙山身價倍增。雖然她的回答可能不科學，但我覺得，這是我得到的最美最滿意的答案。

不過我看到的所謂的敦煌古城，其實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修建的一座仿古的影視城，曾拍攝過《新龍門客棧》等不少耳熟能詳的電影。我要找的古城，是那漢代、或者唐代，真正住過古人、來往過絲路客商的古城。當地人大概都把影視城稱作古城吧，也怪我沒有說清楚。但的姐過意不去，回城後沒有拉我回賓館，而是繞道去了古城遺址。這個自漢代以來曾經輝煌的邊陲城市，如今，在敦煌市區的一個角落裏，只殘留下部分殘垣斷壁，若不是有當地政府樹立的石碑標註，看上去不過是一堆黃土。即便是土堆，那也是漢朝的土堆啊！這堆黃土倔強地屹立，莫非也是在等我這個知音？一等就是千年。是啊，與不遠處的市中心那尊反彈琵琶的飛天塑像相比，一個受盡世人寵愛，享受現世繁華，一個彷彿被人遺忘，偏居一隅，卻早已心靜如水。

敦煌古稱沙洲，意爲沙漠中的綠洲。現在，市區所在地仍稱沙洲鎮。天黑下來後，沙洲夜市燈火輝煌，人頭攢動，街道兩側都是各種牛羊肉燒烤，煙霧繚繞，充滿人間煙火氣。遙想當年，絲路客商、邊關將士，也是在這裏放歌縱酒吧。沙洲夜市，應該就是漢唐繁華的延續吧。



▲敦煌名景月牙泉隱於鳴沙山的大漠黃沙之中

敦煌旅遊局官網資料圖片